



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
SOCIOLOGY OF EDUCATION

主编 吴康宁



力量就是知识

教师职业文化生产的生产与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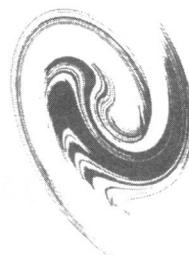
周润智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力量就是知识

教师职业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周润智·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力量就是知识/周润智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8

(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

ISBN 7 - 303 - 07677 - 8

I . 力… II . 周… III . 教师 - 职业 - 研究
IV . G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097666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http://www.bnup.com.cn>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8.75 字数: 25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册 定价: 30.00 元



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
SOCIOLOGY OF EDUCATION

力量就是知识

——教师职业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周润智著

本书通过对国家的权力旨趣及其衍生物——教育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知识在生产、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具有的严格的规定性，并剖析了权力、法律和道德在形成这种规定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策略，进而诠释了教师职业文化的内涵及律动法则。

本书语言质朴不乏生动，逻辑严谨不落窠臼，思想深邃不失自由；主题虽然恢弘，却处处着力于本真生活的刻画；全文归纳论证与演绎说理相交织，事实分析与价值判断相交融，尤其是“知识制度”“间台”“权力与知识的亲和力”等原创性概念与思想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本书适于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的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使用。



必要的乌托邦

——考选世界的社会学研究

张行涛 著

静悄悄的革命

——日常教学生活的社会构建

郭 华 著

逃出束缚

——“赛博教育”的社会学解读

张义兵 著

局外生存

——相遇在学校场域

马维娜 著

理想的限度

——学校教育的现实建构

王有升 著

真理的终结

— 科学课程的社会学释译

楚江亭 著

走在回家的路上

—学校生活中的个人知识

齐学红 著

力量就是知识

——教师职业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

周润智 著

从启蒙者到专业人

—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教师角色演变

刘云杉 著

从“仁”到“人”

一 社会化危机及其出路

马和民 著

Sociology of Education

主编

吴康宁

总序

当今时代，变化之快，快得让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即便是一些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也不能完全“幸免”。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或许可视为其中一例。

屈指算来，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自1979年重建后的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20多年中，这门学科经历了许多“大事”，完成了许多“任务”。譬如，从本科教育社会学课程的开设(1982)，到全国性教育社会学学术团体的成立(1989)，再到《教育社会学简讯》的印发(1991)，我们只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便基本完成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制度重建任务；从国外教育社会学成果的译介(1979)，到教育社会学重要文选的编辑出版(1989)，再到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教育社会学教科书的问世(1986)，我们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便初步完成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基本建设工作；从教育社会学方向硕士生的招收(1984)，到教育社会学方向博士生的招收(1989)^①，再到教育社会学方向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招收(1999)，我们也只用了13年的时间便实现了教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层次的“三级跳”；即便是在研究本身的进展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实现了两次所谓的“转型”，即：从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为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到学科概论性研究与

^①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张人杰：《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20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2)。

分支领域性研究并重的阶段，再到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1]……

这一切，来得似乎都是那样的顺理成章，那样的有条不紊。但笔者作为部分地参与了这一过程的见证人之一，在体验了资料不充、经费不足、队伍不强、体制不活以及文化与意识形态语境的规限等种种困扰之后，却深感其中之艰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重建至今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与自豪。^[2]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不管我们怎样引以为高兴与自豪，上述成绩都已成为“历史”，更何况不论是人也好、学科也好，都必须不断地使自身成为“历史”，因为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就在于使自身成为“历史”。这样来审视，我们就不能滞留于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了，而是应再向前推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分支领域性研究中应从以概论性研究为主、具体问题研究为辅转变为以具体问题研究为主、概论性研究为辅。理由至少有三：

第一，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既不是“国外教育社会学研究”，也不是“外国教育问题”，而是中国大陆自身的教育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可能会含有“普遍性”特征与“全球化”色彩。只有对中国大陆自身的教育问题一个一个地进行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研究，并作出真正有说服力的社会学解释，才有可能最终为中国大陆自身的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之科学化和合理化提供社会学依据，从而体现出这门学科的终极价值。而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不研究自身的教育问题，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身的教育问题^[3]，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感西方之迹而生”的“印迹式教育社会学”^[4]。

第二，教育社会学有许多分支领域，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已经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分支领域。对于这些领域来说，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已不是“关于”这些分支领域的概论性研

总序

究(其研究成果的典型表现形式便是“××社会学”),而是对“划归于”这些分支领域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也会反过来增进对于这些分支领域的总体认识,促成对于这些分支领域现有框架的反思。而对于尚未建立的那些分支领域来说,其构建工作似也不宜再千篇一律地采取迄今为止通常所见的先推演整体框架、再研究具体问题的做法,而有必要从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入手,逐步形成整个分支领域的框架。

第三,上述第二点主要是从教育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建立与发展的角度来说的,基于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现实水平,通过拓展与深化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来推动教育社会学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方式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对于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今后发展来说也不应当是主要的。其原因便在于,作为教育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具体教育问题本身并非专属于某个特定的“单分支领域”(如“教育文化社会学”“教育变迁社会学”“教师社会学”“学生社会学”等),而是“多分支领域性地”“跨分支领域性地”存在着的。当然,对于这些具体教育问题,不是不可以进行“单分支领域性”的社会学研究,但其研究结果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境界不是将各分支领域画地为牢,而是应尽可能将这些分支领域打通,以便对具体教育问题作出“跨分支领域的”“融通的”社会学解释。或许,笔者可将之称为“从强分支领域到弱分支领域”“从有分支领域到无分支领域”的转换。事实上,这绝非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学科发展筹划,而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实践已逐渐显现的一种态势。在这方面,一些青年研究者已经作出了可贵尝试,他们的研究已经突破了特定分支领域的边界。

于是,支持与鼓励对于具体教育问题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学研究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持续地展示与传播这些研究成果也就很有必要了;于

是，便有了编写这套《现代教育社会学研究丛书》并借此推动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新世纪发展的想法；于是，收入这套丛书的便不是教育社会学各分支领域的“类教材”的概论性著作，而是对于具体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专著。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课程中心的康长运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生全博士！正是他们的理解与热情、耐心与细致，才使得本丛书最终能以较快的速度、较好的面目问世。

吴康宁

2003年1月15日

注释：

[1] 以学科概论性研究为主、分支领域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可以说始自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重建之时，即20世纪80年代初；学科概论性研究与分支领域性研究并重的阶段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分支领域性研究为主、学科概论性研究为辅的阶段则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9年问世的《教育社会学丛书》（鲁洁主编、吴康宁副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一个凸显标记。[张人杰：《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20年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2)]

[2] 笔者曾在1992年向加拿大一家教育研究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提到：如果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取得同等学术成就的话，那么，中国学者恐怕要比西方学者勤奋得多，也可能聪明得多，因为一般来说中国学者的研究条件远不如西方学者。

[3] 有一种说法，认为自己的眼睛常常不能敏锐地发现与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问题，因而必须借助于他者的眼睛。而笔者以为，当自己的眼睛不能敏锐地发现与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问题时，确实可以向他者的眼睛求助，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求助的目的也不应是直接地用他者的眼睛来找寻与审视自己的问题，而应是探究形成自己的“新眼睛”的可能性，何况他者的眼睛究竟是否真正适合于帮助研究者形成自己的“新眼睛”，也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者的眼睛代替不了自己的眼睛。最终用来找寻与审视自己的问题的，只能是自己的眼睛。据此判断，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不少教育研究其实都并非研究者用自己的

总序

眼睛“察看”出来的结果，而是直接用西方学者的眼睛“审读”出来的产物。坦率地讲，这些研究者其实尚未真正形成自己的新眼睛，故而这些研究也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研究，其起点、过程与结论都颇为可疑。

[4] 所谓“印迹”，是指一种已成为全球现象的文化影响模式。有学者认为，“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具有这种痕迹而生的性质。我们的现代学术制度、学术写作方式、学术评价体系，绝大多数都是这么形成的”。[见高建平：《什么样的印迹？》，《读书》，2002(11)]



目 录

力
量
就
是
知
识

引 言	为什么是教师和知识制度 / 1
	一、教师：一种背离价值规律的职业分工 / 3
	二、教师职业研究的历史沿革 / 5
	三、本书的结构与基本观点 / 9
第一章	教育与权力 / 17
	一、国家中的教育 / 19
	二、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 / 25
	三、孔子：一个 2 500 多年前的教师个案 / 39
	四、知识制度的析出 / 47
第二章	国家与教育 / 51
	一、知识的萌生 / 53
	二、国家的权力旨趣 / 69
	三、国家的教育取向 / 77
第三章	知识的权力：道德 / 91
	一、知识与道德的联结 / 93
	二、老子：超自然主义及其道德观 / 98
	三、儒学：理想主义道德观及其嬗变 / 107
	四、教育之“道”与教师职业之“德” / 131
第四章	权力的知识：法律 / 171
	一、法律与法 / 173

第五章

二、法律的旨趣 / 189
三、法律的取向及其对教师职业的影响 / 202
教师职业文化的传播与变革 / 223
——组织、话语和知识制度的改造
一、组织文化 / 225
二、话语 / 244
三、知识制度的改造 / 269
主要参考文献 / 286

引　言

为什么是教师和知识制度

一、教师：一种背离价值规律的职业分工

无论是居于前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还是居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抑或是居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它们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普遍对本国的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规划，将教育作为社会综合发展的战略支点，这表明，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21 世纪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人类的繁荣昌和只能仰赖于广泛的教育变革，仰赖于变革后的教育对人类生存状态及价值追求的不断提升和导引。

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当今社会，教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不单体现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普遍重视本国教育的变革和发展上，还体现在“千家注目、万人顿足”的世人心态上。以我国为例，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项调查表明，“投资教育就等于投资明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近几年来，教育费用支出在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成倍增长，1999 年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 620.28 元，几乎是 1990 年的 14 倍，平均每年以 34.1% 的速度递增；在整个社会普遍重视子女教育的大环境下，低收入家庭宁肯压缩其他开支，也要满足教育消费的需求。

在我国，与不断增长的家庭教育投入和国家发展教育的决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公共教育经费投入的滞步不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9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从 1980 年到 1996 年，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 2.5% 左右，这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例，甚至落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1]与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相协同的是我国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滞后和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出现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现象，譬如，由于办学经费不足，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保持率严重反弹；旧的危险校舍尚未得到全面解决，新的危险校舍又不断出现；政府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极其严重，虽然每逢国家下达“死命令”的时候这一情况有所缓解，

但教师得到的仅仅是工资的最低限额；由于国家的“死命令”不是每年都有，这样，教师的月薪就变成了季薪甚至是年薪，事实上，拖欠教师工资长达2~3年的情况在全国也不是个别的现象。

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看，有价值的东西一定具有使用价值，它的价格通常是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围绕其价值而波动的。从家庭普遍上升的教育支出这一社会现象来看，教育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它的价值在不断攀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现代市场的运作规律还表明，商品的价值不但凝结在它的可用性上，而且还潜存于它的平均生产时间和劳动的复杂程度上，这意味着价值是对商品的可用性及其生产过程的综合反映，按照这一规则，教育价值的攀升意味着整个教育活动过程价值的攀升。然而，我们除了发现家庭教育投入不断上涨、教科书提价之外，教师职业仍然处于尴尬的社会境遇，譬如，“1993年填报北京师大考生在录取分数线以上的只有54%；华中师大在湖北录取的学生第一志愿填报的仅占40%；首都师大计划招生531名，报考者中上分数线的仅36人，文科降低34分，理科降低42分录取，也只增加了230名学生。”^①

由于我国在1993年尚未全面实行市场经济运作，因此，引文中的数据大致可以反映出教师职业在社会成员的择业取向中所处的位置。由此我们能够认识到，教师和教育并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教育价值的攀升究竟缘于教育结构中的哪些因素呢？我们知道，莘莘学子走入学校既非为了同教师相识，也并非因为学校有明亮的教室，更不是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可以交往，而是因为那里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就是说，教育的动人之处主要缘于知识的魅力。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要想获得知识是离不开教师的启蒙和引导

^① 金一鸣编：《教育社会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